

錦里先生文集

八

番外書冊

					和書門
		二六	一八	五號	類
	一〇	函	架	冊	
	一〇	函	架	冊	

庫	文	閣	內	
二〇	二六	一八	五	和書類
五函	一〇	函	冊	
二四				架

內閣文庫	
番號	和 26185
冊數	10 (8 冊)
函號	205 238



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

Kodak Gray Scale



© Kodak, 2007 TM: Kodak



淺草文庫

恭請先生遺稿

錦里文集卷十六

平安木負幹直夫著

男寅亮

編

遠孫靜

校

序

和名本草序

余讀周官。至醫師列于天官。而食醫先于疾醫。未嘗不嘆古之仁人憂天下萬世之深也。今夫人之罹於疾病也。寒暑燥濕感其外。喜怒憂思攻其內。而其初始諸飲食者。比比而是。六氣七情之於人。有時而無

至於飲食。則人生日用不可一日闕。猶水火之不可一日廢也。水火固不可一日而廢已。然火而不慎。或燎原而不可撲滅。水而無以堤防之。小而沒溺。大而潰決。其爲害可勝言哉。是故曲突而徙薪。利導而疏濬。則世豈有焚溺之患哉。此之謂防於未然。此之謂備豫。書云。惟事事有備。有備無患。易云。豫之時義大矣哉。古之聖人不治已病。治未病。其亦若此也。夫夫焚溺之起于水火也。患之形于外而可見者也。疾病之由于飲食也。患之萌于內而非常人之所以能見者也。可見之患雖大。治之得其道。則其患自除。若夫不

可見之患。用而不知。習而不察。漸漬積聚。至於不可救藥。則其患誠大矣。天下之憂。莫大積于微。成于漸。不知不察。至于頽敗而無可如何。宋范文正公憂天下之憂者也。其禱神之言曰。不得爲宰相。願爲良醫。以爲宰相。救人于上。良醫活人于下。尊卑之分雖異。濟世之心則同也。故曰。醫。仁術也。然而天下之大。億兆之衆。水土異宜。剛柔異稟。六氣七情之爲祟。未必人人而同也。則藥之之術。又烏可一槩而施焉。至若飲食。則天下之口之所同。而萬世人人之所賴。於是乎防之慎之。此乃匹夫匹婦可以與知。可以與能者。

其為術也。不亦易而簡乎。易則易知。簡則易從。所謂博施濟眾。其亦在茲與。周官之先食醫。其用心也深矣哉。觀水子。今之名醫也。邇者賀陽執政前田孝貞。以食飲之易忽。而疾病之易乘。屬之撰和名本草一書。以備君庖之用。誠重之也。書成。觀水子問序於余。其編撰之說。已具於自叙及凡例。余特嘆觀水子用心之勤。而益人之大也。夫一氣之生也。蓋載之間。未必不同。然山川風土。國異州殊。故曰。百里不同風。千里不同俗。而草本禽魚。生於其間。豈能無異。且人之名其物也。方言俚諺。不可一一而齊。螻蟻之誤食。露

葵之謬稱。在于中華尚然。而况隔海絕域。物彥之有無。形狀之大小。名同實異。似是而非。豈易辨其真哉。觀水子據中華之本草。考此間之稱呼。博采眾說。旁搜幽微。正名覈實。求是去非。精而記之。疑則闕之。其用心之勤也。至矣哉。嗚呼。此書之成。豈唯邦君庖廚之用而已。擴而布之天下。使人人豫防慎養於飲食之微。銷病患於未萌。躋億兆於壽域。則仁術之博濟也已。觀水子名元升。字以順。氏向井。而觀水其別號也。其術之精。世所遍頌。不復贅于茲。

早春會集冷泉公亭詩序

夫繼絕興廢者。

聖主之所必。善政之所急。而當其選者。令德英才。衆望之所仰。輿論之所歸。而後可能負荷先業也。羽林郎中藤公者。惺窩先生之冢嗣。而京極黃門之雲孫也。丁亥夏五月。

太上皇 詔使接冷泉之下流。典宿衛之禁卒。雜佩晨鳴。長裾夕曳。鸛班鷺行。巍巍濟濟於青瑣丹墀之中。夫冷泉家者。京極黃門之遺緒。和歌者流之所宗。加以惺窩先生。傳千歲之道學。持百世之文衡。則奉其遺緒者。豈淺學小才之所能當哉。難波津之跡。淺香山

之詞揚其波瀾。掇其芬華。李神社聖。蘓新黃奇。洞視深察。千變萬化。頃刻數百千言。宜乎其當才望之選。接絕廢之系也。若夫一氣旋轉。三春忽至。風光浩蕩。物色和融。禽聲花容。欣欣熙熙。羅列軒庭。以供觴咏。則公能無技痒乎。於是開賓館。延墨客。賦暖日之遷鶯。分短策之題咏。錦綉奪目。珠玉盈案。於戲。宴會嬉笑之間。動以文墨相娛。非徒留連光景而已。則公之素志篤斯文者可見矣。雖然文藝末也。遂能激冷泉之餘波。起儒門之遺流。忠言格上。膏澤流下。光先人緒業。副

聖上期待。則前程其可量乎。席間命予述其顛末。幸託
龍門。及見盛事。豈能磨甍堅乎。茲卒綴鄙言。以為序
云。志氣慷慨。大音。天賦。大德。大業。大業。大業。
暮春陪尺五先生遊吉田東岡詩序
青律將暮。風光澹蕩。氣和日暄。春服既成。尺五先生
與數輩諸生。遊洛水之東北。三宅玄三。幹其事。激鴨
社之清冷。嘯吉田之岡嶺。芳草如織。茂樹似畫。紅鶻
紫藤。火燎雲屯。望銀閣而惆悵。悲喜山之荒遊。撫青
松以徜徉。嘆兼好之長往。飛觴賦詩。優游咏歸。今夫
世之登山臨水者。比比皆是。而其心果同乎。峰巒環

列。如坐如立。如俯如仰。如覆壺。如畫眉。如龍如虎。如
群馬驚奔。如夏雲騰湧。江河脈分。流者瀦者。直者曲
者。斜者帶者。烟霞波瀾。千態萬狀。接眼目。發筆墨者。
詞客文人之事也。振衣高岡。洗耳清泉。閒雲無心。舒
卷自由。流水不競。行止任運。資於外安於內者。隱士
逸侶之操也。高者為山。卑者為川。草木禽獸。蟲豸鱗
介。萬象森然。各得其所。仁人所樂。逝者如斯。得諸物
覺諸理者。學道者之心也。今先生率諸生。諸生從先
生。將安居乎。果能得此心之理於登臨觀望之間。則
為詞客文人也可。為隱士逸侶也可。而况從先生於

斯道者乎。彼浴乎沂。風乎舞雩之樂。豈又出此心之外者哉。噫。窮居野處。雲山煙水。騁千里之目。懷萬古之感。以言其志者。徵管城子將又誰憑。詩凡若干。列之於左云。

軍醫寶鑑序

寒暑燥溫之攻其外也。飲食男女之蠱其內也。所由來者漸矣。則治之之法。猶可以緩而得。一診之。或未察。刀圭之或不中。失於此。得於彼。損於前。補於後。未可遽至不起之甚也。夫戰陣之際。弓弩砲銃。殺人於百步之外。矛戟刀劍。決死於尋常之內。幸而不死。洞

腸胃。中肯綮。命在呼吸之間。其救之之術。急則活。緩則死。茅元儀所謂軍中之疾。莫急於金瘡。噫。夫信急而難矣哉。此金折之祝藥。攻養療節之法。所以云云。於周官者也。近世河內有吉益半笑者。金瘍之術。妙得精巧。發衆流之蘊。立一家之標。其姪匡明。亦克傳術業。益多所發明。遂乃彙集傳家妙方。及其所自得者。選為換骨祕錄。錄成。受業者襲為珍藏。生田丈菴少遊匡明之門。深請其術。祝藥療節之所施。百不失一。於是乎。本所傳換骨之祕。加以中華之醫方。參之於平生所用。經驗良方。條分臚列。編為若干篇。名曰

軍醫寶鑑。想夫軍旅倉卒之際。繇此照之。則刀斧劍刃。箭頭鉛子。一治則得其功驗。急者緩。難者易。其猶明鏡一懸。則妍媸短長。毛髮之美。心膽之隱。無不得其情。此非瘍科者救急之至寶乎。世之傳此書者。若執一定之法。不知變通之意。則所謂按圖索駿者。復大方家之所嗤笑也。可不慎乎。而今海內清平。兵革不起。然而武弁輕俠之士。馳馬試劍。爭辱於片言。輕死於鴻毛。則刃傷折傷。不為不多。而况慮亂於治。豫有其備者。國家之善謀也。此軍醫之所以不可不講於平時。而寶鑑之所為作也。文菴名榮智。舊姓伴氏。甲

賀之豪族。有故夏氏生田。其子文仙與予。有同寮之契。屢需其敘。不已。遂述所聞。以塞其請云。

御法一貫集序

天下之事。萬有不同。而天下之理一也。天下之理一者。人心之所同然也。若能心一於理。則事之萬有不同。莫不一以貫之矣。心之理之於天下也。大哉要哉。東方之人。仁者必有勇。故我東方之國。風俗勇武。天下莫之抗焉。夫人之用武也。必有資於物而成矣。弓者五兵之長。馬者行地之最。是以韋弁家之資於用也。弓馬為大。諺曰。弓者士之手也。馬者士之足也。

士之資弓馬。猶人之用手足。手有以執。足有以踏。而天下之事。其復有行而不成者也哉。夫物有定變。擇有難易。射之擇弓。亦猶御之相馬。然弓之六材九和。規制往來。木理邪正。有一定而可知者。其擇之也不難。馬之為物。其性不一。有駿者。有驥者。進者。退者。躍者。騰者。籥雲者。超澗者。而有詭術竊轡者。有懼變易人者。其性有萬變不同。則其相之也。實有不易者。而其萬變不同。欲一一而應之。則轡銜鞍韉。無勝其擾。手足身心。不知所安。此必有可得其要而御之者也矣。若夫正度乎胸臆之中。執節乎掌握之間。內得于

心。外合馬志。則神思所運。一以貫萬。而範驅縱騁。莫不適而可矣。所謂理一分殊。取乎心應乎物。得其簡要者也。市橋昌盛。研精乘馭之術。深通馬性之理。百慮一致。同行異情。無不透徹矣。遂極衆流之蘊。約為一家之書。大綱十二。細目若干。合為百條。而騎乘之萬變。無不歸於一。名曰御法一貫集。以為非簡無以御煩。非要無以乘機。簡之與要。得之一心。而萬有不。同。莫不貫之。其亦庶幾乎理一分殊矣。或疑一貫聖門傳心之微言也。御未伎也。以此名書。擬非其倫。無乃不可乎。是不然。御之為道。藝之六。而有法之五。載

於周官。咏於葩經。聖人所執。賢者所論。不一而足。其可為小乎。物有本末。道無精粗。洒掃應對。精義入神。下學上達。其誰間之。况東方勇武之俗。不可一日無其備矣。此豈末伎云乎。其又擬非倫云乎。余亦擴而言之。周穆之御八駿也。車躐馬跡。欲周天下。昌盛之術。人人學之。推之天下。以天下之人。御天下之馬。則昌盛馬跡周天下。而術之大也。可見而已。昌盛介于人。求敘其書。余善其術之精。而志之壹。於是乎書。

戰馬中和集序

大凡人之馭物也。循其性。通其意。則其類雖異。情則

同焉。龍之神九淵。虎之彪深山。非羈勒銜轡之可施也。而擾而馴。媚而服。其唯人之從。無佗情同也。矧乎畜于家。養于牧。制調之具。乘馭之術。存乎人者乎。

本朝之俗。雄心壯勇。顓用武治。凡皮革羽毛。銅鐵竹樹之可助武備器械者。旁採精擇。不遺其用。况馬軍政之所急。何不周備制調之具。閑習乘馭之術哉。人雖或備且習。而盡其巧妙者。蓋又鮮矣。山陽世卿吉川江君廣純。蚤好其術。日夕練磨。殆三十歲。世之名於騎法者。多聞博學。以窮閭奧。故縱橫罄控。驅驟馳走。騫澗湟。籟風雲者。曲得其妙。令聲美譽。籍籍於侯

金華集卷之十一
九
國之間。於是乎述其平日所得於心手之際者。輯為一書。名曰戰馬中和集。其意以為馬之為用。唯戎為大。故鞍轡銜轡鞭策等類。一以便利於戰鬪為務。皆為之圖記。制調之具既備矣。而乘馭之術。有少乖戾其性。則馬之與人情相牴牾。奔軼頓踣。不至于敗也。幾希。吾心不偏不倚。湛然不動於物。逢場而作。隨時而安。然後周旋從容。咸中其節。意氣相通。人馬相忘。則跨鐙不資銜轡。據鞍不假鞭策。進退徐疾。左右逢源。無適不可。此乃胸臆之中。脣吻之和。內得於心。外合馬志者。則類之異而情之同也。可梗槩而知焉。至

若篇終之六件。橫提俯仰。明暗左右。先後陰陽之說。苟臻其極。則雖古善馭之妙。亦不多讓矣。夫治不忘亂。安不忘危。賢君明主之遠慮。而又本朝用武之雄心也。君之德禮以駕馭其下。撫循其民。則藉藉聲譽之實。斯其可觀者。中云和云。戰馬云乎哉。

讀書拔尤錄序

書不可不讀。而讀之不擇其善。不若不讀之為愈。擇而讀之。讀而不得其要。不可以為善讀者。此必擇之善。得之要。而後可以不負古人之志矣。古之君子。著書見志。其必精思苦心。以明斯道。而鹵莽之學。孟浪

之見容易讀之。則安在能得其要哉。夫六經古也。有宋以來。於元於明。諸儒先正傳道之書。家家具在。予竊愛河東薛子讀書錄者。誠心之純。敬身之篤。言言皆實。淡而不厭。質而有文。如布帛菽粟之不可一日無。吾敬之信之。以為書之善者。濂洛關閩之後。其類幾希。此書之不可不讀者也。吾嘗謂學者讀薛子書。知其有味。則可知其學之進於誠身。想夫布帛菽粟。比之腳臚錦綺。則淡也質也。然滋血肉燠體膚之功。不可須臾闕也。此則天下之至珍。其誰間之哉。吾友奧村顯思得薛子書。晝而讀之。夜而念之。出則諷之。

入則省之。遂擇切己之尤者。拔為二卷。題曰讀書拔尤錄。佩服玩味。以為修身之方。可謂得讀書之要矣。雖然人之讀書。若登山然。其步之進。則所見愈遠。其志之高。則所取自異。今之所謂尤者。此豈他日之尤者哉。今之所謂拔者。其又他日之拔者哉。今之所拔。純誠篤敬。其切于己如此。則他日之所取。亦復何如也。君子之言治人之病。猶如醫之用藥也。醫之用藥。溫涼補瀉。種種并蓄。唯病之適。書之立言。進修啓發。省察勸懲。人人可資。以救其失。而所謂讀書錄。此其尤者也。牽牛甘遂。去滯逐水。其効如神。用之不適。則

為害也大矣。參苓白朮。中和平正。君子之劑。而衛生家之日用有益。亦猶布帛菽粟之不可一日而闕也。薛子之言簡而文。溫而理。純誠篤敬。淡乎若家常飯。不可厭。傳云。有德者必有言。宜乎君子之德之言。彌中而彪外也。

送田君之越州序

余友田君初為越州幕職。今歲甲戌。受任於其州代官。代官之為職。未為甚顯。而君夙抱經濟志。訓練時務。而今處斯職。則於君之才。固未為當矣。世之知君者。竊為君嗟惜無已。而君亦鞅鞅有不樂之色。見于

眉睫之間。余之於君。相識固不淺。則為君嗟而惜之者。殊甚於他人矣。君之不獲志也。固久介然于懷矣。今也憂而嘆之者。亦復甚於君之自處焉。然而今吾於君。將喜而賀焉。未必憂之而嘆焉。今於其行也。將為一言之贈。賀而解之。則吾奚可已於斯言乎。古之人。家貧親老。則不擇祿而仕。毛義奉檄。其喜可知已。如君椿萱在堂。齡幾古稀。而甘旨之奉。不充朝夕。今也補斯職。而俸入未豐。奉養所需。畧亦無闕。則君固可無歉然而毛義之喜。於是乎可得已。况歲時伏臘。稱觴行壽。父母之心。欣然忘憂。愉然相樂。則祿養之

願有求乎外乎。雖然吾將為君賀。而又期君於遠大焉。代官之為職。雖卑微。有民人焉。有社稷焉。亦足以為政。君於是乎。少試其才。敷惠施化乎斯民。則經濟之施時勢者。其有獲乎其志焉。其大者遠者。無施而不可者也。假令君處位乎公相。受任鼎鉉。而言之不聽。道之不行。喑然取容。苟且偷合。顧為身家之圖。口將言。嚚嚚乎不敢言。足將進。趑趄乎不敢進。依此致位於通顯。著名於門閥。則君將甘為之耶。君必不為。孰若職之卑任之微。猶足以行其志而施其道也耶。是吾持是為解乎。君果不可乎。抑又君之志之道。將

得當其才也。吾將為君憂而惜之。而所以反致之賀。而重為之解。是何不可乎哉。如是。則君何鞅鞅不樂之色之有。君於是矍然起席謝曰。然。余乃書以為田君贈。

記

櫻岡記

名山勝境。蔽於古。顯於今者。必有擇美之智舉之始。愛物之仁成之終。而後其名可以播遠近而垂永久也。所謂美不自美。因人而彰。昔聞其言。而今信其事矣。肥陽距城數里。所有堆岡曰佐波。加州太守藤公

食采之部內也。岡之勢起自平地。不與衆山接。坡陀如鰲伏。曼延如龍走。厥初人不知其為勝矣。先太守行部也。一望之覺有異焉。命剪榛穢。屏菑翳。樹亭於頂。藝櫻於傍。改名櫻岡。意籌心謀。設置略備。而有故不果。公廼繼先志。益為構築。更造亭館。以為游衍之所。其觀覽之壯也。華薨粉壁之轟聳。閭閻街陌之區別。鬱鬱葱葱。隱映喬木。修竹之間者。佐賀城郭之繁麗也。白水一條。宛轉曲折。帶縈繩直。鱗朝霞練晚烟者。小城河流之明媚也。桑柘千村。沃野萬頃。田中之廬。伍伍什什。參差交錯者。再熟之稻。而陸海之富也。

連峯疊嶂。崇丘漫阜。茂林修麓。自西而北。自北而東。羅峙綿亘。不可名狀。而所謂天山圓通岩藏清水祇園高城水上者。此中佳處。而浮屠之窟宅也。至若岐海之環其南也。雨色晴光。千態萬容。湧白熨碧。舸經舫緯。往來不絕。漁網朝晒。螢火昏明。斜雁獨鶴。沒於島雲浦霧之外。浩渺乎莫知其所極矣。且溫泉岳之隔海。阿蘓峯之異州。遙青遠黛。獻奇几席之下。効恠眼眶之際。凡數十百里之景象。於是乎鍾矣。嗚呼盛矣哉。先太守之舉美也。而取之於榛莽翳薈之餘。則可謂擇而精者也矣。今滿岡花樹。敷榮爛熳。凝雲堆

雪居人悅。遊客娛。埃苦由之排遣。塵勞以之消歇。熙熙然。逍遙春臺和煦之內。則公之成物也。可謂敦厥愛者也矣。然則四方之士。往來于此者。必指之曰。創攬勝地。善善之智也。恢張先業。親親之仁也。智以始之。仁以終之。其於國家。又何有哉。彼樂山與水。則逸政之餘事。而其英名茂實。垂于不朽也者。昭昭可期焉耳矣。余之謁公於京東。述其涯略。求為之記。余嘗辱先太守之知。其遺美之彰。喜而不辭。遂據所聞而書。

遊東山禪林寺記

東山多名利勝槩之地。各以所適已心處為稱首。余初欲盡其境。遍見之。而弗果。獨禪林寺高僧慶全和尚。以余有舊識之因。往還屢遊者有歲。寺距京師僅一許里。而無車馬之勞。又無風波之險。似遠不遠。似近不近。其間之所經。犬籬牛巷。稼穡耕耘。桑麻離離。禾黍垂垂。草牖夜織。竹扉朝春。凡大小涉清川行。殆可六七。漫水纔不沒脛。涇涇然。冷冷然。或漱或盥。蠲煩折醒。遂與二友環坐其上。呼所載之酒。竭所攜之囊。徜徉而玩焉。優游而戲焉。既而到寺門。架石作梁。溪水淙淙而下瀉。左右有竹林。枝葉蔽芾。其大者尺

許限以短垣繚以翠林。既入門尚百武許。柱峯恠岩。校以綠樹千株。蒙蒙乎參天。密密乎蔽日。故無施張蓋之勞。不假揮扇之力。碧蘿無幄。美蔭蟬鳴。青蘚列屏。幽溪鳥靜。既而入第二門。石梁亦尚如前。千姿撮竒。萬態搜要。宋然離障。蟬蛻污濁。疑登釋氏。非相之天。淡乎消意。鶴遊太虛。如入老氏無何之鄉。而行尚五十餘武。然山勢周環。連亘不絕。窮幽挾勝。若迎若送。其間之景象。飲心飽目。不可以筆舌狀盡焉。既而行路傍有勢州桑名自齊夫婦之墓。余以鄉邑之人。弔之怜之。乃為題詩曰。一睡百年人。空為萬鬼隣。悲

風吹木葉。飛化古墳塵。既而行尚數武。自山腹架竹。遙通山後。泉溶溶濃濃。曳則為練。濺則為雨。如琴可聞。可玩。下有石罅。積水不滿尺。久旱尚無涸。乃為題詩曰。冷若雪。冰甘若飴。覓流響。耐入桐絲。涓涓不止。石坳處。活水有源無涸時。既而折西出北門。公方丈徐行。尚十餘武。而甃石作方井。縱橫不盈三尺。深亦如之。水勢趵突。泓止明。清洗眼耳之塵。磨心舌之垢。院院汲而茶。鑄沸。寮寮掬而筆研濕。乃題詩曰。小泓清可掬。來訪屢忘還。沒脛碧潭下。曲肱彩石邊。澆山雲氣濕。泱地野川連。時見茶煙起。院僧汲自煎。既而

度通天橋。階級鱗次而登。五步而喘。十步而息。迴曲至御影堂。木像廿許。儼然對坐。尚如生時。堂後有鎮守神。置八幡。春日熊野權現之三廟。令護四方也。折而登阿彌陀堂。飾無丹漆。塗用土。壘。泰然坐。郭然樂。高山驅神。深林沈思。西指洛都。則宮殿參差矣。北對黑谷。則山塔特起矣。含萬景於半窗中。極千里於一瞬間。故文客墨賢之輩。肩摩趾錯。有來而遊。咏而歸者。又鄙凡賤士之族。括鐵沽酒。有雜沓而至。酪醒而去者。夫山水者。得人而名著。人亦以山水而情暢。乃為題詩曰。宋寥山閣孤林暮。涼氣沁人坐碧空。梵磬

音凌蒼漢上。檐鈴高聳紫雲中。鹿鳴荻下三更月。蟬駭松陰十里風。景象多端詩叵說。一欄登眺亦無窮。而下石磴。磴數五十級許。折而遶眾寮。寮僧九十人許。中庭有玉池。湛然而止。凜乎而寒。畜小魚數頭。水亦無腥氣。乃為題詩曰。一池清徹照人面。滌雨不流久旱充。四閣懸明鏡底。半峯影倒玉壺中。月沈湛色含群動。風定冷光涵大空。要踏名山靈水境。禪林寺在洛城東。既而登客殿。入講堂。使人白於和尚。良久和尚出而迎。揖而入。俱引觴且酌且吟。忘一日驅馳之勞。縮百年游觀之樂。歸家之次日。作詩并記。遂

金里文集卷十六
書後堂之壁。以供後來遊此寺者。洗徐凝惡詩之一興而已。

育德園記

東武大都會也。群公邸第咸在焉。於是拓之為苑囿。離之為別館。庀之為亭為臺。勢之所必然者。惟是畿甸侯衛。冢君邦伯。甲丙相高。南北東西。騷人梓匠。智巧輻輳。於是語風物則漢之鄴下。選園林則宋之洛陽。然又嘗聞之。賞鑒之家。歷覽之多者。咸推我后羽林公。聚林家之文星。延野氏之群英。擇園囿之勝。標亭榭之美。觴於斯。咏於斯。竒思逸藻。寫為巨卷。境之

勝者八。景之美者八。合而名之。曰育德之園。取周易蒙所謂君子育德之象也。夫名實之旗也。實者名之根也。萬物育於中和。群黎育於爾德。有其實有其名。理也。有其實。勉也。勵也。有其名而無其實。則名將何麗焉。虛已。假已。華已。浮已。此君子之所耻。而造物之所深忌者也。山韞玉而輝。水懷珠而媚。淵中而彪外。德之蓄者。其文形焉。實之所在。名必從之。可不深長思乎。德者得也。有得於心也。育者養也。生也。涵養於已。而生長夫物也。養已知也。生物仁也。仁靜知動。動者如水。靜者如山。故曰山下出泉。蒙。水必盈。

而後進。蓄而後流。為川為瀆。滙為河海。蒸為雲雨。此君子所以取象於育德也。若夫浸苞狼而列下泉。則無取於水矣。羽林公聰明睿達。蒙以養正。孜孜勉勉。善固執。行必果。優柔厭飮。日新月盛。道之得於心也。素矣。盈而進。蓄而流。深仁厚澤。汪洋乎含靈動植之間。今夫麀鹿攸伏。已得無有。敗類駭俗。不遑啟處者乎。白鳥翯翯。已得無有。羽毛不豐。形容憔悴者乎。池魚之物。躍豐草茂樹之生生不息。得無有三星在罌。苔華芸黃者乎。凡園囿之所有。及物之仁。撫其近而思其遠。因其細而究其大。則北陸千里而遙。士民萬

衆之盛。雲行雨施。河潤海涵。何莫不浴其德而漸其化乎。名之稱其實也。豈他求乎。彼雕欄曲檻。金碧木煌。黼黻羅紈。隨風靡敝。我后之德。固不以此相矜詡也。年九月。幹來自京。羽林公命幹係言卷末。夫景物之佳勝。育德之芳名。賢主嘉賓。一觴一咏。序之跋之。詳矣。又何言哉。竊取名實之說。以申其義云。

霑恩堂記

天地之霑物。莫大於雨。而雨之所霑。其用莫見於草木。今夫草木之於地也。大之杞梓松檜。小之菅蒯叢薄。亦皆發于春。長于夏。成熟于秋。藏畜于冬。而必有

待於雨。而後勃然。啓然。鬱然。藹然。生生不息。所謂雲行雨施。品物流形。莫不資於以生成也。苟使時月之間無雨。則鬱者藹者。旱乾焦枯。而生意之存也。幾希。然則雨之用大矣哉。人臣之仰君也。其恩之所霑。亦猶草木之資於雨澤也。豫州刺史高君慎卿。參河舊族。服事國家。世竭忠貞。及

東照廟之龍翔參河。君之高祖河州君攀鱗奮起。頗蒙寵任。食祿數萬。侯于關內。而土州君親衛君相繼承。國恩揚家聲。其勲闕赫奕於一時。譬諸草木之得雨澤。而生發長育。莫之遏焉。君嘗有故南冠於

東羽者數歲。間居無事。日讀書史。識前言。考往行。以畜其德。猶栽者之深根培本。有待於春陽也。及其賜環也。洗滌振拔。選為部將。指揮衆士。培植群材。以備國家之採用。而英風芳聲。籍籍於士林之際。想夫春陽一發。時雨降矣。膏澤流矣。凡本於地者。無大無小。生生不息。則君之所畜。奮發興起。奚翅是已。其亦日長月達。期於有成也。可知矣。君於是乎。構堂於賜第。名以霑恩。其意謂今之所以至此。則國家德澤之餘潤。不可湏臾忘也。乃扁霑恩於堂上。晨夕仰止。以圖報効。而敬於斯。畏於斯。聚國士於斯。勵忠膽。

策貞軌。疏作奔奏。率伏乎先。敬則有誠。畏則不懈。不懈而有誠。則其獲於上者必矣。易曰。潤之以風雨。故侯之子孫。終復其始。則以春風風於人。以夏雨雨於人。而霑恩之實可見也。君請余記其事。余嘉其敬畏不忘。而前程不可量。於是乎書。

賜五經四子記 為門人井君美

宗藩甲府君。好學樂善。有河間東平之風。茲令儒生日講經書。求正心修身之道。間亦讀通鑑。論辨古今治亂。國家洪厯。被服道德。從容禮樂。未嘗一日般樂。

怠教而逸其志焉。嗟乎。賢哉。世之所好。珍玩奇物。靡曼淫巧。縱欲蕩志。日不暇給。今乃遜志典學。篤信好古。可謂學得甚要矣。國之所樂。武熙文恬。矜多鬪靡。甚至於流連荒亾而不自覺。而乃循理處善。立禮游藝。手舞足踏。進進不已。可謂學得其正矣。一日出六經四子。好本賜儒生井璵曰。此天下之至寶。余日所誦玩也。舉以與汝。惟汝熟讀慎思。上之致陳善開邪之敬。下之施育才成物之教。夙夜匪懈。以副余心焉。璵拜稽首。奉持還舍。閣之几上。示幹後其賜焉。請誨言。欲報恩渥之隆重。幹起敬而嘆曰。美哉。賢君之賜。

大哉君子之心。非獨自好學。令人居業。非獨自樂善。令人進其德。子宜日誦夕念。善有於已。至於充實之美。光輝之大。德業兼得。庶乎不負賢君之盛心矣。或曰。人之所寶者。世之所稀也。六經四子之書。學士大夫家家有之。人人誦之。如其多也。何寶之謂乎。此不然。黃金白璧。飢不可食。寒不可衣。至如布帛穀粟。家家人人。不可一日而無者也。由此觀之。黃金白璧。一人之私寶。而布帛穀粟。天下之公寶也。人之為生。飽食煖衣。逸居而無教。則近於禽獸。教者莫切於人倫。人倫之道。莫備於六經四子焉。然則六經四子。不

可一日而無。猶如穀粟。不可一日而無焉。齊景有云。君不君。臣不臣。父不父。子不子。雖有粟。吾得而食。諸人倫之教。有切於穀粟。此實所以至寶於天下也。子輿氏曰。諸侯之寶三。土地。人民。政事。傳曰。惟善以為寶。進講之次。以此獻其君。則璵之所以報賜也。古之人遺其子孫也。黃金滿籩。不如一經。而况五經四子。人倫綱常之道。天地萬物之理。莫不備。則遺至寶於子孫者。蔑以加焉已矣。

加賀管侯奉 旨進講中庸記

元祿壬申季夏哉生明。穀旦于差。

大君親講大學綱領於便殿。賀陽管侯與尾府紀府常府三家及甲府親藩同錫敬聽。德音琅琅。金聲而玉振之。群侯拜手誓首謝。恩既而特命侯講中庸其事本末具于林祭酒所識也。今夫三家磐石之宗藩。甲府隸萼之嫡胄。天下至貴。蔑以加焉。侯乃以異姓雄藩而造懿親崇班。此希世之榮也。此日大君上臨。宗藩列于左。閣老近臣侍其右。天下之至嚴也。巍巍台庭赫赫公座。挺身進講。天下之至難也。坐至嚴之地。演至難之說。而道理明暢。詞辨流麗。

文不闕義。言無長語。此非志氣充於中。精華形於外者乎。孟子曰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其為氣也。至大至剛。塞于天地之間。侯之篤學致知。於天下之理無所疑。集義自慊。於天下之事無所懼。不懼不疑。至嚴至難。不少動心。則其持志養氣。至大至剛。塞于天地也。可知矣。宜乎義理之精。詞辨之華。如此其美也。侯既請林祭酒書一時事。又令幹致鄙言。恭惟志氣高明。資於克養。義理精微。由於問學。侯之實學。有得於思。孟者深矣。雖然高明或馳於虛遠。精微若流於鑿空。亦昔人所警。敢以為獻。後一月中元前三日。

木香爐記

蟠木根。抵為公侯之器。自古而然。老泉蘓子記木假山。以謂漂沒於湍沙之間。激射齧食之餘。為好事者所取。木之最幸者也。然蟠根輪困。奇形異狀。埋沒於泥沙塵土之中。不為好事者所取。其復何限。此物之遇不遇。有不可得而期也。小笠原備中君。食采於豐州。州之山麓有木。為風雨所拔。其蟠根輪困。離奇昂然而揚者為首焉。礪然而起者為尾。為髯。而為馬。有似目焉。有似鼻焉。有似有背胸腹焉。雙脚前立。兩腿後踞。宛然如狡狴之狀。君適獲之。以為香爐。晨夕愛翫。

祕為珍器。此乃木之最幸而有遇者也。所謂蟠木根。抵為公侯之器。於是乎可知也。夫狡狴外域之異獸。獸之猛者莫如狡狴。而世之用香爐。多以銅鐵鑄為猛獸。其用木也少矣。君今有取於木。豈徒哉。木東方仁也。仁以柔克。金西方義也。義以剛克。以剛克猛。猛未克剛亦傷。此猶兩虎相鬪相傷。柔以化猛。猛自心服。亦猶三苗耒格于舞。書曰。高明柔克。黃石所謂柔能制剛者也。今夫蟠根奇形。望而可畏。威而不猛。有如木德之仁柔。化猛獸之剛暴。而馴服于人者。此君之所以有取於木者與。夫小笠原者。勳閥之舊族。而

武門豪雄也。世之言弓馬者。無出于其右。猛將勇士。服其剛者久矣。然以剛服人。不若仁愛入人之深。仁愛備於中。德馨發於外。其薰人之大。爐香之芬郁云乎哉。君之好事也。請幹記之。因為服猛說以最焉。

蜂腰石記

昔夏英公以山勢蜂腰之句。受知於李相。遂至進用。我嘗行四方。每見衆山崩摧。如斷如連。未嘗不嘆造語之巧。為誦此句。則句中有山。見其山。則山中有句。句中之山。山中之句。我常矜以為得言。松平樂只君。風流好事。尤癖于石。近得奇石。示余曰。此石數寸耳。

而兩山相連。如斷不絕。似有思想者。子其為我名之。余欣然指其石曰。此我所謂山中有句也。莞爾誦彼句曰。此我所謂句中有山也。其謂之蜂腰。不亦可乎。余乃拱立而言曰。君之先人。一國之勲戚。登膺仕。膺寵用。有故致祿。放志終世。而今君之兄弟。

徵入

幕府。再蒙榮祿。斷而不絕。連而復聯。續述之事。君固可不思。所以勤其職乎。君之兄弟。如金如玉。選羽鷁班。接枝柳營。溫潤續密。堅剛不撓。君亦可不思。所以立其位乎。君乃悚然曰。然。吾願思而成之。余因而進

之曰。蜂有衙。衙以課功。蜂有蜜。蜜能和藥。功課則政底可績。藥和則病得有效。君之兄弟必復受職當位。朝衙夕班。考課致和。以醫民瘼。此則君之所以勤以立者也。然則英公之受知於李相。以至進用。此我今之所以有待於君。而功業政績。光續先緒。而所以使我得言於後日者。君之思而成之也。必矣。詩云。伯氏吹埙。仲氏吹篪。又云。樂只君子。福履成之。我引領而望之。

養老石記

細川孚軒君出一卷石示幹曰。斯石不盈尺。一峯崔

嵬于左。兩山崚嶒于右。有瀑挂于峯。半潛泐不見。有水出于山間。縈迴而去。縮千仞於數寸。收二水於一掬。山水之觀。矚近在几席之間。此我之所以養目也。子為我名之。因名求實。庶幾有警于我心焉。幹竦立而言曰。善哉。君之問也。名有數般。有以德命者。有以類命者。請先以類言之。幹聞濃州有瀑泉。落崖數十百丈。泊然而止。相趾數十里。至江州醒井。湧為清流。國史所載養老元年。濃州出醴泉。世之所謂養老瀑是也。斯石有類于此。宜以養老名之。幹又述養老之說。勉之以德。原夫養老之義尚矣。庠之上下。序之東

西。右學左學。東膠虞庠。三代之養老也。伯夷太公。居海歸來。西伯之養老也。曾子兼志。老萊悅心。賢者之養老也。然有虞三代者。老人之老也。曾子老萊者。老吾之老也。老吾之老。內而近矣。老人之老。外而遠矣。未有孚於內而不動於外者也。未有近者不悅。遠者能化者也。是以君子近求於已。而遠及於物也。享軒君家有北堂之親。定省溫清之勤。脂膏滌澣之具。無不備焉。然自表而裏。自粗而精。致誠底豫。洞洞屬屬。如執玉。如奉盈。視於無形。察於未然。此君子根於心之孝也。夫心者。虛也。感物而動。視為之則。故古之人

戶牖器物。有銘自警。無所見而不修省也。享軒君日對斯石。養老之義。則於視根於心。不須臾而忘。則奚翅養目之謂而已。其所以養德。復求於外也哉。詩曰。佗山之石。可以攻玉。君之玉成其德也。可期已矣。嗟。夫石者堅剛之物。而山者靜壽之象也。養老之誠。確乎不轉。則北堂之貞靜。如南山之壽。不騫不崩。永獲福應者也。幹復諗曰。君之以享名軒也。亦可求其實也。夫享者。信也。信之實於中也。易之贄中享也。信及豚魚。言享信之至。物猶感化。而况天倫之至親。而可不底豫哉。享軒君享盈缶。兼其志。手舞足踏。悅其心。

則養老之實。庶幾乎賢者之孝也。

笑不答石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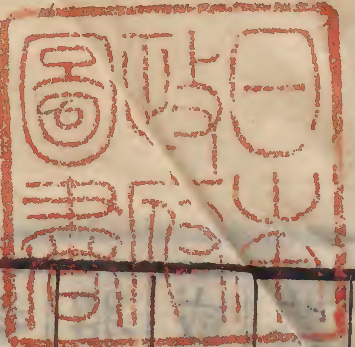
元老古河羽林紀公居第庭中有一巨石。其狀山立。無嶮絕之態。其色蒼緞。有端重之氣。公甚嘉其質。而無文。靜而不動。使觀之者洒然消浮躁輕薄之習。淡乎生無為閒適之思。因名之曰笑不答。且使幹為之說。其取言於太白詩與得心於定靜安慮之說。既具。林直民之所記。幹復何言。雖然公之所好。不可不擴而充之。夫珍玩竒巧。悅人之心目。而世之所好。徃徃皆然。公獨無取於茲。而寓意於不言不朽之物。其志

有在。蓋試揚摧而言之。石之為物也。其用大矣。國有盤石之基。臣有桂石之任。官有戒石之警。嘉石肺石之恤。斯民孝子貞婦之化。其俗此皆關係於治教之最大者也。今夫邦國大小。犬牙相錯。為國家之藩屏。則盤石之基。於是乎固矣。分任百司。歲祿月俸。知生民之脂膏。則戒石之警。於是乎存矣。愛養元元。無有罷窮。賑恤之施。於是乎効矣。旌表孝貞。鼓舞人心。風俗之美。於是乎勸矣。公乃為國之碩輔。總持權衡。旋幹鈞軸。端重鎮靜。平易質直。而使小人變輕浮之俗。君子樂無為之化。潛移默運。

於不言之中。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。則所謂柱石之任。於是乎備矣。然則大勳鴻業。垂之不朽者。可知而已。若夫假山研山之止於玩物。平泉竒章之至於喪志。此徒適於心目之小。而君子之所不取也。或曰。石之不言固也。而謂之笑可乎。幹曰。子言信然。吾聞之。南河縣丹溪有響石。人呼之應。笑亦應。見今之時。昇平年久。治教日新。宇內之民。熙熙而樂。赫赫而笑。和氣上徹。天人相應。天之與人。笑而相對。石之有時而笑。不亦可乎。子如試以公之志。向石問之。石亦心言。意語。而點頭乎。斯言與。

識碾茶小壺

紅竿百尺倚潢流。獨泛仙槎問斗牛。拱極衆星為玉膩。懸空新月作金鈎。地開煙水三千里。坐老乾坤八百秋。相見玉皇如有問。系鱗今也屬君收。賀陽士人家有碾茶小壺。傍識斯詩。此乃明李春芳天河鈎叟之詩也。其間字句雖有小異。而要之為中華之物也。昭昭焉。世之盧陸者。流之所玩賞茶壺。稱為唐物者。或謂尾窰之所出。而非真中華之物。假稱以珍。若中華之窰。却以島物名之。認假為真。指真為假。可嘆也哉。噫。假之亂真。豈只物已乎哉。



Vertical columns of handwritten text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tyle, contained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.



恭請先生遺稿

錦里文集卷十六

Handwritten characters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of the page.

